

三晋春秋

·冯向光·

却说周朝初兴，武王怀德，成康有道。传到穆王，穆王乃是一位风流天子，听说西天王母，寿八百而容颜不改，就生仰慕之心。中国离西天万里，穆王不以为远，因为他的手下有一位造父，造了一辆天车，用骏马开道，数日就到了昆仑。穆王和王母相悦，忘记了时间。中国徐偃王造反，造父和穆王驾车一日而还，杀徐偃王。穆王封造父在赵，这是赵氏的开始。

—

日上三竿。范家童仆早已经忙碌完毕，出门的马车已经准备好。可是主人卧室的门还是关着。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范虎在门外转来转去，终于忍不住推了推门。门是虚掩着。范虎推开一条门缝，探头进去。还没看清屋里的究竟，一支飞标嗖然而到，插在范虎的脖子上。范虎惨叫一声“主公”，应声倒地。

卧室的床上发出“哈哈”的大笑。一位年轻人从床上坐起，顺手抄过一件白袍披上，说：“飞标没有头，你装什么死？”

这人是谁？有诗称道这年轻人的好处：

天生一副美容颜，风流倜傥正少年；先人虽曾极荣华，不如后生戏江山。

年轻人姓范名吉射，是晋国的望族世家范氏的主人，年及二十，位列正卿，执掌晋国的国政。范吉射美貌倜傥，国中的贵族公主无不心仪，可他唯爱赵氏的小姐赵素宁。

素宁年长他一岁，容貌也不出众，性格忧郁，喜欢写诗。范吉射把她写的诗花钱登在当时有影响的几家刊物如《人民晋国》《秦国晚报》《诸侯文艺》上，所以素宁也有些名气，以文学女性自居，有勇气和范吉射交往。

范虎听说飞标没有头，才睁开眼。用手一摸脖子，又大叫：“啊，血！飞标没有头怎么会有这么多血？”

范吉射看着睡在身边的少女，调笑着说：“那不是你的血。”少女脸上飞红，轻捶吉射：“讨厌。”钻进被子里不肯出来。

范虎说：“主公，不被射死也要被你吓死的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这是试试你的机敏：万一有人行刺怎么办？二是罚你擅入主人卧室。”

范虎说：“什么行刺？谁敢行刺？再说主人你亲政爱民，大家爱还来不及呢。”

吉射说：“我才执政几年？什么亲政爱民？不要胡说。”

轻车快马驶过大街，不一会儿来到五朝门外。大臣们早就依次站好，就连晋侯也坐在正堂。范吉射穿过人群时不免有些不好意思。到了前面，小心的在右边站好。旁边的一位老头对他说：“你又迟到，当心让人家抓辫子。”晋侯有些兴奋的说：“好啦！范爱卿总算来了。今天咱们讨论的是制裁鲁国的问题，这个……”

一旁有人出列，冷冷的说：“我看还是先解决纪律问题吧。总有人迟到，让大家等他，也不象话。”

吉射抬头，看见这人不到四十的年龄，中等个，瘦削的身材，面色焦黄，眼睛让人莫名的害怕。后人诗称道这人：

名门无懦客，孺子且休狂；饭提七尺剑，丈夫名赵鞅。

欲知赵鞅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二

上回说到朝堂上有人诘难范吉射。此人是谁？原来是晋国另一世族赵氏的主人，也是当朝上卿，名鞅。赵氏本是晋国第一望族，赵衰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，赵盾执政三朝，使晋国长盛不衰。盛名之下，必得众犯。赵氏遭晋国豪强的挤兑，到赵鞅已经是声势不振了。范吉射见仇家发难，勃然大怒，对赵鞅喝道：

“什么纪律？你想造反吗？老子是当朝正卿，你敢排挤我？”

赵鞅说：“正卿又怎样？随便晚朝，目无公室。你还说脏话，我今天偏不容你。”

晋侯见两位大人物发火，没了注意，对吉射身边的老头说：“中行爱卿，你倒是劝劝他们。”

范吉射身边的老头，也是晋国最显要的六位上卿之一，名叫中行寅。中行寅出列说：“两位息怒。吉射年轻，不过既然是执政大臣，总要勤恳一些，不要让人家抓辫子嘛。”

赵兄且容他一回，他毕竟是国家要人，传出去总于晋国的名声有损。”

赵鞅哼了一声，退回列中。吉射冷笑说：“什么纪律？乱臣贼子的后代还在朝中横行。”挑衅的斜眼看赵鞅。赵鞅脸色大变，切齿有声，用眼瞪了吉射一下，“呸”的一声，一口浓痰落在地上。扬长而去。

“罚款！”堂下一小厮尖叫一声。

“赵爱卿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朝堂卫生，大家维护嘛。以往每天退朝，地上都是痕迹斑斑。孤家刚定的规矩，谁吐痰罚谁的款。”晋侯对着赵鞅的背影说。

中行寅见赵鞅离开，对吉射说：“你何苦惹他？将来他总要报复你。”吉射说：“笑话。我不祸害别人，就是天下的大幸，谁敢祸害我？”

晋侯见气氛尴尬，干笑两声说：“啊，那我们就谈正事吧？”这时列中又站出一人，这人二十上下，白净面皮，身材显得瘦弱，对晋侯说：“赵大人不在，讨论什么？”

这位少年姓韩名不信，是韩氏的主人，也是上卿，韩赵是世交，他和赵鞅最是要好，也在追赵的妹妹赵素宁。

范吉射说：“放屁！赵鞅擅自退朝，他这个月的奖金没了。你黄口小儿，胡说八道，怎么没有赵鞅就不能讨论？”

韩不信被这一番骂，脸上一阵青红皂白，还要争辩，被一只大手拖回列中。韩不信回头一看，是一黑脸的汉子，不到三十，个头高常人两尺，身材有两人宽。这位是魏家的主人，叫作魏曼多，也是上卿。魏氏在晋国世袭武爵。魏曼多对不信说：“你别和他计较，等以后和赵兄商量对付这小霸王。”

晋侯见范吉射镇住了诸卿，兴奋的说：“范爱卿，那你看我们是制裁不制裁鲁国呢？”吉射说：“当然制裁。鲁国是周公之后，诸侯礼仪的榜样，

可如今被大夫专权，太不象话。不制裁它不足以正周公之礼！”

晋侯很威武的拍了一下桌子：“太好了。就这么决定了。晋国的铁器不准出口鲁国，各国不得做出口鲁国的中转口岸。禁止进口鲁国的农副产品和粮食。那国不听就打那国。

退朝！”

诸位卿士依次退出。范吉射在后面被晋侯留住。吉射问：“主公有事？”晋侯说：“不是我是我妹子。非让我退朝后留你。我拿她没办法，你好歹打发打发她。”

范吉射来到后宫。晚冬的气候，天色阴沉，到处残留一点积雪，就是宫室，也显得荒凉。范吉射来到一暖亭前，正无目的张望，不防身后有动静。吉射一回头，一张小嘴紧紧的贴在了吉射的脸上。

三

却说范吉射到了后宫，正没有目的的四处张望，忽然身后有动静，一回头，一张小嘴儿已经贴在了嘴上。“忽”的一声，一个丰满的身子坠进了范吉射怀里。随后是一阵格格的笑声。“公主，你这亲男人的功夫真是一流，连我都提防不住。”范吉射捂着脸说。

公主叫文玉，不到二十的年龄，是当今晋侯的亲妹妹，人漂亮，还特爱领导潮流，是晋国女性的外交代表。最近刚在诸侯妇女大会上做了如何增加妇女体重的学术报告。

公主在打猎的时候认识了范吉射，一见钟情，媚眼乱飞，可惜总是不中目标。只好假装失足落马，才得英雄一拦。可惜胳膊上的伤月余不愈，至今还伸不直胳膊。

“范吉射，我漂亮吗？”公主在范吉射怀里问。

“漂亮。”范吉射心不在焉。

“哼，说说而已。我知道你心里才没我。我伤了这么久，你从来也不想想来看我。”

“文玉，不，公主，我是臣下，怎么敢提出来看公主？其实我一直在关心你。不信你可以问主公。”

“我知道你在撒谎。刚才你叫我文玉，我很高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用叫我公主了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那怎么行？再说公主您出身显贵，不可以和我们这些下臣来往的。”

公主说：“胡扯。人生来是平等的，每个人都有上苍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。你我也是平等的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公主又从那里听来的新思想，当心让主公知道不让你随便出门。公主，你这么美，列国的诸侯都随你挑，你才看不上我呢。”

公主芳心暗喜，却说：“范吉射，那你说，列国的诸侯，那个配的上我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齐侯最近丧偶，我看……”

公主生气的打断他：“胡说。让我给老头做小吗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不是不是，我是看齐国大。公主想嫁年轻有风度的，我看燕伯最合适。”

公主撇撇嘴：“燕国扁小纺国家，早晚让人家给灭了。再说燕伯名声不好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那楚王怎么样？楚国地方六千里，物产丰饶，气候温暖。楚王还特别风雅。”

公主说：“你越说越没道理。楚国是我们的敌国世仇。楚国不尊重天王，违反人权公约，欺负弱小国家，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。让我大哥听见了，你这是一条罪状。”

范吉射假装生气的说：“您瞧，所以我最好不说话。”

文玉揽着范吉射的脖子说：“我是说着玩的嘛。吉射，过两天咱们去踏青如何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踏青？现在漫天飞雪那里有青可踏？踏雪还差不多。”

文玉说：“吉射你不懂了。我大哥在曲沃修了一座坤林苑，四季如春。我们去那里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有这种事？”

文玉说：“骗你干吗？我父亲开始修这座坤林苑，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没有能看见它竣工。直到去年才完工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这是公室的苑囿，我去合适吗？”

文玉说：“有啥不合适？你们家是我们晋国的望族，你又是我大哥的得力大臣。当年赵氏当权的时候，把我们公室的上林苑当他们家的猎场呢。”

“那好，那我先谢过公主了。”范吉射双手施礼。

公主扑通一声跌落地上。

赵氏的公馆。屋里淡淡的燃着几支蜡烛。赵鞅斜靠在椅子上，阴沉的脸被烛光映得忽明忽暗。门开了，从外面轻轻的走进一位女子，瘦削的身段，穿一身的白，脸色白的有些憔悴，眼神也带着哀伤。女子走到赵鞅身边，轻轻跪下，双手放在赵鞅膝盖上：“大哥，还不去吃饭？嫂子担心呢。”

赵鞅爱抚的摸着妹妹的头发，叹息说：“妹妹，大哥没有胃口。”

这女子是赵鞅的妹妹素宁，范吉射的所爱。素宁说：“大哥，这世界上没有绝路的。”

“你不要太耽心。”

赵鞅说：“你不知道。今天范吉射在朝中当众辱骂我。我觉得丢脸，为我们赵家丢脸。”说到痛心之处，一掌击落了桌边的茶杯。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范家现在猖狂，你就忍一忍嘛。”

赵鞅说：“能忍的过吗？明眼人都看得出，晋国公室已经衰微了，晋国的世族，能过三代的不多。范家已经灭了栾氏。我们赵家仇家最多，我怕先人传下来的家业，到了我就要断了。”说到痛心之处，蒙面而泣。

素宁叹息说：“可惜我是个女子，不能为大哥分忧。”

冬天已经完全征服了世界。四周除了雪就是冰，没有丝毫绿色的痕迹。赵素宁坐在窗前，望着凋零的一池败荷，心中伤心。心想自己从小丧母，根本得不到父亲的爱，唯有大哥疼爱自己，教自己认字写诗。如今大哥又心事重重……素宁觉得这个世界在自己面前晦暗了下来。想到出神之处，低声吟道：

莲兮荷兮女儿腰，一夜秋风尽皆凋；收香敛艳着冬色，留待春时再撒娇。

素宁一拍手：“哎呀，不知不觉又成一首好诗。”忙回头喊道：“香香，快过来。”

香香是素宁的丫头，十四岁的年龄。听主人召唤，赶紧过来。素宁说：

“我刚得了一首好诗。你赶紧抄录下来，让人送给范吉射看看。”

旷野里，狂风大作。没有叶子的树枝发出飕飕的惨叫声。一队人马飞奔过来，卷起阵阵烟尘，惊飞了树上的乌鸦。为首的两骑，一位黑袍金甲，骑一匹白马，乃是赵鞅；另一位年纪老迈，土黄色的装束，骑一匹黑马。赵鞅勒住了马头，停了下来。老人用手中的段鞭指着前方逶迤的山岭，苍老的声音低沉而缓慢：

“当初先主把我抱在怀里，用手指着东边说，从这里北到代地，南到黄河，东临齐境，你要把这片土地都变成赵家的土地，让我们世世做这片土地的主人。唉，我老了，鞅儿，全看你了。”

赵鞅叹息说：“祖宗的英勇，我比不了。”

老人说：“主公不要耽心，依老夫看，范吉射并不可怕。”

赵鞅说：“哦？叔父有什么高见？”

老人说：“范吉射虽然气盛，可是没有谋略。而且他为人有妇人之心，不足以成大事。”

四

范家公馆。范吉射读着素宁的诗，眼眶红了起来，站起来对范虎说：“快准备车马。”

我要去见素宁小姐。”

范虎望着门外的鹅毛大雪，别别嘴说：“今天公主不是要接你去坤林苑吗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现在还早。再说我可以带赵小姐一起去嘛。”

范吉射和范虎来到赵家门外，从车上下来。范吉射四下看看没人，对范虎说：“你在这里盯着，如果看到赵鞅回来，就放一支响箭通知我。”

范虎搓着通红的鼻子，苦着脸说：“主公，这么冷的天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有难同当嘛。你以为我进去就见到素宁了吗？也得在雪地里等着！我还盼望着雪下大一点，天再冷一点，最好能把我冻出个感冒什么的。”

范虎说：“那有福就不同享了。”

范吉射从袖中掏出一块银元，递给范虎说：“行了罢？”

吉射绕过前庭，在徊廊里转了几圈，来到后院，听到前面有丁冬的琴声。影墙前面是一片荷塘，早上了冻，残破的荷叶上落满了雪。荷塘的对面，一个别致的小亭子里，素宁在弹琴，身旁一五六岁的小儿。亭子顶上也堆满了雪。除了琴声，就是沙沙的雪声，吉射不禁出神了。

素宁停住了琴，对小儿说：“伯鲁，喜欢这曲子吗？”

小儿说：“姑姑，曲子很好听，可是太哀伤了。”

素宁不禁笑出声，摸着伯鲁的头说：“傻小子也知道哀伤？”

伯鲁说：“姑姑，我长大了要娶你，不让你老是流泪。”

素宁说：“不要胡说。你是咱们家的继承人，将来要有出息，姑姑是个女子，现在看护你，将来就看不见你了。”

伯鲁说：“出息有啥好？姑姑你这么美，我不要你伤心。”

素宁说：“伯鲁觉得姑姑美么？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别的女子。看你这么好色，将来怎么能够继承你爸爸呢？”

这时从桌子底下钻处一个更小纺小子，尖声说：“姑姑！我长大了要扫

平晋国，把范家中行家全消灭！”

素宁说：“无恤！不要瞎说，当心淘气闯祸。”

范吉射听见无恤的话，吃了一惊，心想赵家几岁的小儿就有这般心思，看来我要当心。身体一动，碰落了窗子上的一片瓦。

素宁看见了吉射，对两个孩子说：“伯鲁无恤，该回房间喝鸡汤了。”把两个孩子打发走。

范吉射快步走到素宁身边，单膝跪地，对素宁说：“素宁，你的诗我看了，写的真好，你的感情太真挚了。”

素宁说：“我也是妙手偶得，突然有了灵感——你来干什么？当心我哥看到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素宁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我爱你，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！”

素宁说：“不行，我是个女子。你要真想娶我，去向我大哥求婚，只要我大哥同意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人也归你了。”

范吉射着急说：“素宁，你知道我和你大哥誓不两立，他怎么可能答应呢？”

素宁的手在琴弦上轻轻划过，清澈的泉水从琴上流出。素宁说：“要我私奔吗？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那怎么办，素宁你告诉我怎么办？只要能和你好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”

素宁说：“吉射，也许我们没有缘分吧。你年轻英俊，家族显赫，我总觉得配不上你。我们赵家是衰微了，我又是那么平凡的女子，在家中没有什么地位。韩家的不信公子已经向我哥哥求婚了。我家和韩家是世交，哥哥又喜欢不信。”

范吉射头上出了汗：“韩不信这小子怎么配的上你？他懂诗吗？”

素宁说：“诗有啥用？他人好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难道我不好？”

素宁耽心的四下看了看。这时香香正好过来，素宁对香香说：“香香，到门口去看着老爷回来没有，如果看见老爷的车，赶紧回来告诉我。”

五

公馆外面，范虎正躲在墙根儿下用手搓着脸。正在这时候，一辆小车冒着热气从街角过来。推车的老头热的满头大汗，叫着：“热烧饼，热烧饼。”

范虎咽了口口水，摸摸口袋里的银元，怀着敌意的看着老头。

老头对范虎说：“小伙子，别冻坏了。买块烧饼御寒？”

范虎说：“我口袋里没有银元，你找别人买去。”

队赵家大门里出来一位女子，穿着粉色的衣服，抹着脂粉，左右看了一下，又多朝范虎看上一眼，坐在门槛上。

范虎只觉得风雪没有那么刺骨了，口袋里攥着银元的手松开了，茫然的朝赵家门口走去。走到离姑娘十步远站住了，眼睛死死的盯着姑娘。

姑娘抬头看看范虎，莞尔一笑。

范虎说：“你饿吗？”

姑娘天真的扑闪了几下大眼睛，说：“恩。”

范虎从口袋里掏出银元，举在手里，头也不回，喊道：“卖烧饼的！”

.....

范吉射一把将素宁搂在怀里说：“我受不了了，我这就带你走。”

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：“去哪里？”

范吉射回头一看，脸刷的白了。赵鞅脸色阴沉的瞪着自己，韩不信站在赵鞅身后，痛苦的看着素宁。范虎被两个大汉架着，嘴里塞着一团抹布，费劲的挣扎着。旁边一个丫头，手里拿着一张烧饼，高兴的吃着。

范吉射脸上一阵青红皂白，夺路就走。

“慢着，”赵鞅在身后说，“把你的人带走。没想到范武子的后代这么不知廉耻。”

范吉射领着范虎走了。

韩不信痛苦的对赵鞅说：“大哥，你看着办吧！”转身朝外走。

“不信。”素宁喊出声来。

韩不信站住，却不回头。

素宁说：“不信，是姐姐不好。对不起。”

韩不信拢了一下头发，挺了挺胸膛，走了。

赵鞅不高兴的说：“素宁，大哥没想到你会做这样让大哥丢脸的事。”

素宁脸一红，说：“大哥，你觉得妹妹是这样的女子吗？”

赵鞅说：“大家都看见了，你让我怎么去和不信解释？”

素宁说：“不用。我会和他解释。大哥，我常在想，如果我能为赵家做点什么，就是舍去自己也甘心。”

赵鞅抬起头，若有所悟的看着素宁。

范吉射从赵府出来，对范虎说：“我让你在门口盯梢，怎么会让赵鞅活捉？”

范虎苦着脸说：“主公，我正在盯着，门口出来一小丫头，非和我聊天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准是你去勾引人家。我给你的银元你是不是拿去给她买烧饼了？”

范虎说：“我是看她冷的可怜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唉，素宁她不肯跟我走，非让我向她哥哥求亲。可赵鞅那老家伙怎么会答应我呢？”

范虎说：“主公，女人总是要矜持一下的嘛。她能嫁你，是她的福气，不过她怕将来做小，所以要先摆摆架子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胡说。她和别的女子不同。你说我怎么才能得到她的心？”

范虎说：“容易。你只要把赵氏给灭了，就象当年你爷爷灭了栾氏一样。她自然就归你了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灭了赵氏不难，可我怕她反而恨我。”

六

赵氏宗祠。赵鞅对祖宗的牌位鞠了一躬，回头对素宁说：“妹妹，你有什么办法能拯救家族？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范吉射爱我入魔。今天他约我私奔，被我拒绝。我让他向你提亲。”

他料定你不会同意，而且我又告诉他韩不信已经向你提亲。他情急之下，一定会受治于你。”

赵鞅说：“你以为他会向我低头？”

素宁说：“不会的。范吉射性高气傲，为人又急躁，我料定他急切之下，

一定会作乱，进攻咱们赵家。”

赵鞅大吃一惊：“啊，那你不是引火烧身，害了我们家吗？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你忘了？晋国的法律，卿大夫之间有矛盾，先作乱的是死罪。范家虽强，可他一旦作乱，诸卿大夫就有了借口，一起除去这威胁。范氏和中行氏是亲戚，而中行氏和知氏是仇家。大哥你和知氏，加上韩魏两家，又有晋国的支持，还怕不能灭了范氏吗？范赵两家，势不两立，早晚要打。如今妹妹让范家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难，而我们早有准备，一定能把这心腹的祸害除掉。除了范家和中行两家，赵氏是功臣，把两家的土地并入赵家，还怕赵氏不强吗？”

赵鞅面色转为红润，说：“素宁，你真的会有这么大的魅力？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你此生没有爱过女人。男人要是真的爱上女人，女人让他摘星星他都说没问题。妹妹虽然不美，可自有魅力。我对范吉射若即若离，似冷还热，早已经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了。”

赵鞅一把把素宁搂在怀里，激动的说：“妹妹，我代表赵家列祖列宗和赵家领地的一百二十万人民感谢你，你救了赵家。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事成以后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赵鞅说：“你说吧，我一定答应你。”

素宁说：“我现在不说。可你一定要答应我。”

赵鞅说：“好。我答应你。”

赵伯鲁小小纺身影在门外晃了一下。素宁说：“大哥，别这么亲近。你儿子在吃你的醋呢。”

京城繁华的街道上，范虎领着吉射来到一家铺子前。范吉射抬头一看，幌子上写着：生死富贵，婚姻事业。下面一行小字：不测不行。范虎说：“主公，就这家。人称半仙，特灵。”

范吉射进来一看，朴实的黑屋子中间坐一老头，直勾勾的瞎着两只眼，冲着吉射说：“先生要测什么？先别说，让我猜猜。先生年纪不大，是为女人来的吧？”

范虎用袖子擦擦凳子，说：“主公，坐。”

范吉射坐下说：“你还挺能猜，没错。我没出息，是为女人而来。”

瞎老头一摆手：“诶，这话就不对了。爱情的成功，也是幸福男人的标志嘛。不过，追女人要看实力，还要看女方的眼界。不知道先生有什么让女人动心的资本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你是看不见。我这人威武英俊，公主都喜欢的。”

瞎老头说：“恩。不过光人才好还不行，你有钱吗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我家食邑万顷，富可敌国。”

“好，”瞎老头激动的说，“但女人更喜欢心灵美的男人。你有没有宽广的胸怀，温厚的性格？”

“这……”范吉射犹豫了，“这方面我差一些。我这人心眼小，脾气又大，有怨必报，从来不肯让人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瞎老头高兴的说，“就这条件，仙女都争着嫁了。不知道是那路女子让先生这么食睡不香的？”

“也不是什么仙女。”吉射说，“我觉得她是爱我的，可是她哥哥和我有仇。”

“奥，”瞎老头沉思了起来。

“老先生有没有办法让我如愿以偿？”范吉射着急的问。

“难。”瞎老头说，“你知道，咱们晋国的女子比较保守，不象西方的秦国，讲究男女平等，自由恋爱。”

范吉射失望了：“难道就没有办法了？”

“有，”老头说，“就怕你不敢用。”

七

瞎老头对范吉射说：“办法倒是有，就怕你不敢用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笑话。天下数晋国大；晋国数范家大。就是让我去伐周，我都不会眨眨眼睛。”

瞎老头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容易了。你把她大哥收拾了，她不就归你了吗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她不会恨我？”

瞎老头说：“开始可能会恨你。恨你又怎么样？她大哥没了，靠山没了，这世界上就你疼她了，她不爱你还能爱谁？”

范吉射赞同的点点头：“有道理。”

坤林苑。严冬的天气象是离这里很远，坤林苑里鸟语花香。范吉射锦衣玉带，骑着一匹白马，和晋侯及其他一些公室成员会猎。晋侯身边的妃嫔们的眼神都象是焊在了吉射的身上。晋侯骑着一匹听话的小灰驴，在范吉射的身边得意的说：“吉射，你看这坤林苑修的怎么样？”

吉射说：“太棒了。我真没想到这辈子能看到人工控制气候。我猜这项创举肯定能比西方领先一千多年。就是不知道这林子里的鹿多不多。”

晋侯说：“应该有五百多。”

这时正好有一只鹿从林子里钻出来，看见人群，吓了一跳，忙又躲进了林子。范吉射对晋侯说：“主公，看我活动活动。”纵马就去追那鹿。公主文玉在一旁急着喊：“我也去。”纵马去追吉射。公主小小纺身材骑在一匹大黑马上，透着一股野味儿。

文玉进了树林，不见了吉射，正四处张望，却看见那鹿从树林里从容的钻了出来。

文玉想：吉射这小子追鹿不知追到哪里去了。不如本姑娘先射上一只鹿，也让你吉射不要小瞧了我。拿定主意，从箭囊里抽出了一支香喷喷的抹着桂花油的羽箭，从肩上摘下精致的小弓，张弓搭箭就要射鹿。刚要放箭，背后忽然伸出一支手来，把公主拦腰搂了过去。

文玉尖叫：“救命——”

那人把手捂住公主的嘴说：“别出声。”文玉定神一看，原来是吉射，这才转惊为喜，转喜为羞，满脸通红的说：“范吉射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非礼本姑娘。”

范吉射嘿嘿一笑：“就只能你非礼我，不能我非礼你？”

文玉说：“我啥时候非礼过你？”

“公主忘了？上次在宫里，你未经我同意就亲我，难道不是非礼？”

文玉哑口，只好说：“你还不把我放下来？”

吉射抱紧公主，温柔的亲上一口，说：“文玉，不怪我动粗，我实在是太想念你了。”

文玉面带喜色的说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“干吗骗你？当然是真。”

文玉高兴的说：“那你不如去和我大哥说一声，我就嫁给你罢。”

吉射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不行啊。”

公主着急的问：“为啥不行？可见你不是真心。”

“不是，”吉射说，“我不想连累公主。”

“连累？有啥连累？”文玉奇怪。

“公主不知道，我就要大难临头了。”

“哈哈，”文玉大笑，“你又有那门子难？”

范吉射沉痛的说：“赵鞅对我心存嫉妒，早想害我。他本来有意向公主求婚，看见你对我有意，醋水浇心，要联合韩魏两家来害我。”

文玉不相信的说：“不至于吧？赵鞅那么大年纪，孩子都不小了吧？会打我的主意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主要是公主您太美了。赵鞅又好色。”

“噢，”文玉恍然大悟，“那我倒要提防他一些。吉射，赵鞅如果胆敢作乱，我大哥会为你做主的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林子里一声驴叫，晋侯闪了出来，看见两人就说：“正找你们呢，你们躲到这里来了——妹妹，你怎么让他抱在怀里？”

文玉说：“我的马受惊了，吉射救了我。”

“让你骑驴，又稳当又舒服，你就是不听。”晋侯不高兴的说，“女孩子家骑一匹大马，成什么体统？”

八

中行氏的庄园。高大的楼台在夜幕下如同一黑色的怪物。中行氏原来姓荀，和知氏是同宗，后来因为世代居中行将军的职位，以此为姓，开创了晋国的一门世族。

宽敞的大厅里灯火通明，却只有中行寅和范吉射两人。中行老头脸色严肃，脑门上渗出了和天气不相称的汗珠。火烛燃烧发出让人讨厌的辟啪声。中行寅来回的踱步，终于忍不住说：“不行！这太危险了。吉射，你这样有可能会把你们家族都给葬送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范吉射不以为然。

“赵氏在晋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，几代都是主持国政，韩魏两家都是他的亲戚，所以历经浩劫而不能被动摇。象这样的门庭，外加上赵鞅这小子老奸巨滑，我们就只能智取，不可力图。而且晋国的法律，先作乱的死罪，没有借口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”

“伯父你是老了，胆子这么小。”范吉射不以为然，“就是因为赵氏后台硬，我们才要抓住机会。如今赵氏内部和邯郸不和，外失宠于国君，正是我们消灭这个心腹祸害的好机会。从前的栾氏难道不大？还不是一朝亡家？吉射虽然不比家父的英勇，却也要斗一斗赵氏。还望伯父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中行寅无言以对，只是叹息。范吉射说：“伯父，我听说您的女儿貌美，如果你答应助我，我愿意娶您的女儿，从此两家结为姻亲，再也无人能敌。”

“真的？”中行寅眼里闪出光亮。中行寅的大女儿因为效仿秦国的风俗，倡导性解放运动，在晋国闹的名声很大。男朋友不少，到了二十五岁还是嫁不出去，成了中行氏的一块心病。

“真的。”范吉射说。

“你说的是不是我家的老大？”中行寅还要闹明白。

“随伯父安排。”吉射说。

“太好了。”中行寅兴奋的喊，“来人，快把大小姐叫来。”

没有一会儿，一位女子翩翩进来。只见她身穿一件低胸红色上衣，长裙直拖到脚踝，脚上一双高跟木屐，从嘴唇到脚趾一律涂着鲜红的颜色。

中行寅皱皱眉头，对范吉射说：“这是小女丽眉。”又对丽眉说：“这是范将军吉射。”丽眉的眼睛秋波莹莹，嘴角带着挑衅的微笑，往左走三步，往右走三步，范吉射的眼神跟着小姐转，脸上带着敬畏的表情。中行寅尴尬的说：“你们两个谈谈吧，我，我先到偏房等一下。”

中行寅在偏房等了没有片刻，只听见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。中行寅赶紧出来一看，女儿面红耳赤，对中行寅说：“以后你不要给我找这样的男人，一点都放不开！”哼了一声，扬长而去。

中行寅赶紧来到大厅，只见范吉射右脸蛋印着个口红印子，左脸蛋血色红润，却不是口红，显然是挨了一巴掌。中行寅说：“吉射，你没事吧？”

吉射说：“我没事。小姐也太性急了点儿。我刚说过对她有好感，她就要非礼我。

要不是我力阻，贞操几乎就要不保。”

中行寅说：“唉，大男人的，什么贞操不贞操？你看她怎么样？”

“性子是急了点，不过倒不象是坏心眼的女子。我和她的事全凭伯父安排。”

中行寅笑了。

九

公元前497年春正月。赵鞅派家臣董安于去邯郸索要从前迁移过去的五百户人家。

邯郸氏和赵氏同宗。从前赵衰在狄地。狄人俘虏的奴隶中有姐妹俩貌美，晋文公重耳娶了妹妹，把姐姐嫁给赵衰，生了赵盾。后来赵衰辅佐晋文公返国，又娶了新妻子。新媳妇贤慧，执意要求赵衰把旧妻从狄地接回，并立赵盾为嫡，而自己所出的儿子都在赵盾之下，被封在邯郸，属于赵氏的支脉。邯郸氏和中行氏结为姻亲，与赵氏为敌。邯郸守赵午对董安于说：“这五百户人家是我们所许下的，理应交还，不过我还没有把帐目理清。请赵将军再容我们一些日子。”

董安于回报赵鞅。赵鞅生气的说：“邯郸氏成心和我作对，成了我的心腹之疾。”

董安于说：“心腹之疾就得早除。如果他投靠了中行氏，那我们就白白丢了邯郸。”

逗二月，赵鞅命令赵午进京。邯郸午临行对儿子赵稷说：“我这一走凶多吉少，赵鞅一定会夺邯郸。留你在这里，他或许还不至于杀我。”

赵午进京，被赵鞅软禁在府中，赵鞅派人赵稷说：“归还我的五百户人家，我就放了你父亲。”

逗三月，邯郸叛。赵鞅杀赵午，要进攻邯郸。董安于说：“晋国的法律，先作乱的死罪。赵氏如果不围攻邯郸，就白白丢失土地，如果主公进攻邯郸，难免其咎。不如让我去进攻邯郸，将来主公可以推卸罪责。”于是董安于围

攻邯郸。

范吉射听说邯郸叛变，高兴的直跳，对范虎说：“真是老天有眼。灭赵氏的日子到了。”赶紧派人去通知中行寅，要求开政治局紧急会议。

范吉射从袖子里抽出一叠竹简，对范虎说：“赶紧去交给素宁。”

范虎不放心的问：“主公，这里面没有泄露秘密吧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没有。不过是一首诗罢了。”

三更天。晋国朝堂灯火幽幽。晋侯披着睡袍，打着哈欠，从后宫出来，睁眼一看，朝中的六卿除了赵鞅统统都在朝下等着。

晋侯不高兴的说：“三更天，开什么政治局会议？人家别的国家都是国君说了算，可晋国的政治局常委的权利越来越大！现在我连睡觉都不香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主公，赵鞅叛乱了。他擅自出兵围攻邯郸。宪法里写着：卿大夫擅自在国内用兵，就是叛乱，叛乱可是死罪！”

晋侯说：“奥，叛乱了。怪不得他连政治局会议也不参加。叛乱了就该镇压，大家同意镇压吗？”

范吉射和中行寅举手说：“同意。”

韩不信和魏曼多说：“不同意。”

晋侯一看，还有一位上卿，知氏的主人知跖没有发表意见。知跖从前是执政大臣，年老退休，让位给范吉射。知跖平时不上朝，如今在一边打盹。

晋侯问：“知爱卿，你弃权吗？”

知跖和中行寅有仇，心想：俺不管赵家的事，可你中行寅同意，俺就反对。于是慢吞吞的说：“我反对。”

晋侯说：“真麻烦。从前开会大家都是一个意见，现在分歧这么大。我同意，三比三，怎么办？”

这时候，文玉公主从屏风后面出来，打着哈欠对晋侯说：“大哥，什么事？这么吵？”

晋侯说：“回去！三更半夜的，男人开会你来搅和什么？越来越没分寸。”

文玉一脸的不高兴。范吉射说：“等一等。我们现在三比三，不如让公主来投上一票。”

晋侯说：“也是。她是个女子，不会偏心的。文玉，你可要重视手中的这一票啊。

权利可是人民给的。”

文玉说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赵鞅没有经过主公同意，擅自围攻邯郸，这就是造反！我们正在讨论是不是镇压赵氏。”

文玉说：“国有国法。可咱们晋国的法律一到了赵家身上就行不通。所以赵氏才会有恃无恐。这次再不镇压，恐怕下次他胆子更大！我同意镇压。”

晋侯说：“好了，四比三，镇压。范吉射，我授予你镇东将军衔，和中行寅各出兵五万，再命令籍秦将军带五万国军相助。你们几位……”

知跖和韩魏两人早没了影子。

十

素宁在一灯阁上教赵鞅的两个儿子练武，教的是素女剑。伯鲁认真的听着，无恤却显得不耐烦。

素宁对无恤说：“姑姑教你练武，长大了你的身体才强壮，你为什么不听呢？”

无恤说：“姑姑，你教的素女剑是女人的剑术，打仗没有用的。你为什么不教咱们玄元功？”

素宁迷惑的说：“姑姑不会什么玄元功，你是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无恤说：“玄元功是老子创的内功，练成后力敌百人。”

素宁说：“无恤，你们还小呢，再说姑姑也不会玄元功。”

无恤从怀里掏出一叠竹简，得意的说：“我会。这是姑布子卿大叔给我的。”

素宁拿过来一看，果然上面写着《玄元功》三个字。打开一看，第一片上说：

玄元之道，在于内外相辅，阴阳相合。内外辅则运生；阴阳合则道成……

素宁不以为然的说：“又是这些玄学。”翻到第二片，上面又写着：

阴者，女也；阳者，男也。男女相悦，则阴阳相合……

素宁忙翻到第三页，上面写着：

御女之术，在于……

汾四页是一幅插图。

素宁把竹简合上，问赵无恤：“无恤，这书你看了没有？”

无恤得意的说：“我都已经看到第四十八页了。”

素宁伸手给了无恤一巴掌，说：“以后不准随便看这种书。”

无恤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伯鲁忙过来安慰无恤说：“弟弟不哭。”无恤哭的更欢。伯鲁就说：“我把嫡长位让给你。”

无恤不哭了。素宁对伯鲁说：“伯鲁不要胡说。嫡长位是先人给的，怎么能让给弟弟呢？无恤犯了错就该罚。”

伯鲁说：“我不想让弟弟哭。”

这时候赵鞅上了阁，看见这热闹，就问素宁：“怎么了？无恤为什么哭？”

素宁生气的把《玄元功》递给赵鞅说：“大哥，你看姑布子卿把什么书给小孩子看。”

赵鞅看了看，说：“哦，少儿不宜。无恤，以后看这书要有大人指导。”

素宁不以为然。赵鞅说：“子卿很喜欢无恤，说他聪明过人，还说赵氏的希望在他呢。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你不能轻信别人的话。我看伯鲁为人忠厚老实，有仁厚之心，又是嫡长，是赵氏的理想继承人。”

赵鞅不高兴的说：“素宁，你难道要教训大哥吗？我看你越来越狂妄了。”

素宁脸红，低头不说话。伯鲁委屈的对赵鞅说：“爸爸，你不要这样欺负姑姑，她已经够伤心的了。”

素宁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赵鞅摸着素宁的头发说：“好了妹妹，是大哥不好，别生气了。”

这时香香上来，递给素宁一叠竹简说：“这是范家的童子送来的，说是直接给小姐。”

素宁忙打开看。看完了吃了一惊，对赵鞅说：“不好大哥，范吉射要动手了。”

赵鞅一看，竹筒上有一首诗：

闲在山林间，无事也悠闲；英雄偶一怒，只因为红颜。

下面一行小字说：素宁吾爱，你我相聚，指日可待，望保重。

赵鞅说：“这种歪诗，居然好意思写来骗女孩。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且让我回封信迷惑他，你快准备迎接战斗。”

赵鞅说：“迎接战斗？来不及了。京中都是范家和公室的军队，我们还是赶紧逃跑吧。”

这是赵无恤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竹筒，对赵鞅说：“爸爸，这是董安于大叔的信，说如果遇到危险，就打开看。”

赵鞅不相信的看着无恤，打开信，上面写着：“主公，一旦范氏发难，不需犹豫，一定要去晋阳。”

赵鞅说：“董安于真是有远见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不用犹豫，赶紧去晋阳吧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听见远处已经响起了人马的嘶喊声，手下有探子来报告说：“主公，籍秦将军带着五千人马封了北门，朝赵府来了。”

赵鞅吃了一惊，慌忙派手下给家小备好车马，自己牵了座骑，持一杆铁枪，带了几十个家丁，领着家小，从府中出来。赵鞅见北门已经被封，心想东面是魏曼多的辖区，魏家和我有些交情，就往东门逃去。

十一

却说赵鞅从府中出来，朝东门逃跑，才跑出一里来地，斜次里一声鼓响，杀出一位大将，三十出头，嘴唇上一抹八字胡，中等的身材，一身铜盔，手持一柄青铜刀，身下一匹枣红马，拦住了赵鞅的去路。赵鞅硬着头皮，挺枪来刺这位将军。将军使刀截住赵鞅的枪，对赵鞅说：“赵将军，主公命我请将军进宫回话。”

赵鞅哀告说：“籍秦将军，赵某与你并无冤仇，如今被人陷害，一家老小性命都在将军手上，还希望将军能网开一面。”

籍秦说：“对不起，公务在身，不敢有私。”说完再不客气，挥刀直取赵鞅。

赵鞅那敢恋战，虚晃几招，护送车马回头朝南面逃去。向南没出三里地，又是一声炮响，被一支人马拦住了去路。为首一元大将，金甲银袍，手里一根不锈钢画戟，座下一匹白马，正是范吉射。范吉射见了赵鞅，也不说话，冷笑一声，操画戟便刺。赵鞅心里叫苦，使枪来敌。枪戟相碰，火星四溅。赵鞅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，再看铁枪，已经被震弯了。

赵素宁在一旁暗暗叫苦，心想范吉射在自己面前显能，大哥凶多吉少。素宁心里一急，用牙咬破了舌尖，使劲儿吸了几下，吮出几滴血来，“扑”的一声吐在地上，望后便倒。香香见了，尖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，小姐昏过去了！”

范吉射斗得正酣，听见那边说小姐昏过去了，回头一看，赵素宁倒在香香怀里，人事不省。范吉射心里烦乱，手上乱了方寸。赵鞅趁机一枪拍在吉射头顶，砸烂了吉射的头盔。吉射“啊呀”一声，跌落马下。赵鞅忙使枪来刺吉射。范虎忙来死命接住赵鞅。

赵鞅叹息说：“唉，失了良机。”回马掩护家小朝南逃跑。

不一会儿来到南门。左右两声锣响，两旁杀出两支人马。赵鞅大惊，

说：“这下可是老天要绝我了。”却见黄昏的灯光下，两元大将下马施礼：“大哥，小畜相救来迟了。”赵鞅定神一看，却是韩不信魏曼多两人。

赵鞅心神甫定，叹气说：“两位贤弟差点吓死为兄了。”

魏曼多说：“我们两个听说大哥被劫，借口来守南门，希望能侥幸接应大哥。不知大哥要到哪里去。”

赵鞅说：“唉，负罪之人。我先到晋阳躲躲。”

韩不信说：“不如我们三家一起反了，杀了范吉射这小子。”

赵鞅说：“贤弟不要胡说。如果我们造反，天下还有谁会帮助我们？可惜我刚才没有杀了范吉射。二位贤弟如果要帮大哥，就在主公面前替我申辩，希望我能免了罪。”

赵鞅回头对赵素宁说：“素宁，你还不来谢过韩将军吗？”

素宁远远的施礼说：“韩将军不会怪罪我一弱女子吧？”

韩不信对赵鞅说：“我的事全凭大哥安排。”

赵鞅点头说：“贤弟，等大哥度过这一劫，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”

赵鞅挥马急急的出了城。望着远去的烟尘，韩不信叹息不已，低头沉吟道：

青青蔓草，岁岁不老；谁知我心，何事相绕？

魏曼多笑着说：“我看范吉射是要亡了。”

夏天，范，中行两家围住了赵氏的大城晋阳。晋阳位于太行西面，是赵氏的始封之地，经过六世经营，加上董安于收买民心，城里的百姓都是心向赵家。所以尽管城墙的坚固远远不如邯郸，但赵鞅有难，还是逃到了晋阳。

赵鞅忧心忡忡的在城头巡视。城里断粮已经十几天，士兵和百姓都饿的懒洋洋没劲，对城外的喊杀声没有任何反应。只有敌人架着云梯快爬到了城头，才有人喊：“敌人快上来了，谁来推一把梯子？张三，快来推一把。”张三懒洋洋的过来说：“离你这么近，你就不能顺手推了？”说完一伸手把梯子推翻，城下传来一阵惨叫声：“妈呀，又摔下来了！沸人可真他妈损，每次都是快爬到顶了才推倒梯子。好疼啊。”

赵鞅说：“唉，这可不是个办法。”突然看见前面一老头，正津津有味的啃一根骨头，一边啃，一边高兴的唱歌。赵鞅就过去说：“人家都快饿死了，你怎么还有骨头啃？也该和大伙分享嘛。”老头说：“别人嫌恶心，不肯吃。”赵鞅奇怪的说：“看样子大家还不饿，骨头还恶心？”老头说：“就是。可人家说就是饿死也不吃肉。”赵鞅更奇怪，就问身边一士兵：“你为啥不吃肉？”士兵懒洋洋的说：“那是王老三儿子的大腿肉。”赵鞅听了肚子里几里咕录一阵恶心，就对老头说：“你怎么吃人肉？太残忍了。”老头说：“我残忍？看着新鲜的人肉不吃饿死才残忍呢。王老三正煮排骨汤呢！你猜他那里来的排骨？”

赵鞅皱皱眉头说：“别说了。唉，算我对不起晋阳人民。希望大家化悲痛为力量，把仇恨都集中在范吉射身上，杀敌报仇。”

十二

且不说晋阳保卫战。再说京城里，一场政治斗争正在进行中。在知氏的别墅里，韩不信和魏曼多两人在做知跖的思想工作。不信对知跖说：“知大人，如果范吉射和中行寅灭了赵氏，恐怕下面就是我們了。他们两家家底雄厚，内有国君支持，外有齐国撑腰，我们早晚要让他们给收拾了。”

知跖捻着稀稀拉拉的胡子，不紧不慢的说：“可赵氏也是我的一块心病。”

魏曼多说：“两害相权取其轻。赵氏如今已经不成气候，加上这么一折腾，赵鞅他哪里还敢和您老人家作对？”

知跖说：“这倒也是。”

次日早朝，韩不信出班奏道：“晋国的法律，作乱的死罪。如今赵，范，中行氏三家作乱，却单单只驱逐赵鞅，法律已经不公平。臣请求把他们三家都驱逐。”

晋侯一听，气氛不对。再一看，朝中韩不信，魏曼多都是赵氏的亲戚，只有知跖和赵鞅没有什么交情。于是晋侯问知跖：“知大人，您看这样合适吗？”

知跖说：“我老了，无所谓了，他们还年轻，要好好的活着。”

晋阳城下，一批敢死队盔甲齐全，准备出发。范吉射亲自替敢死队打气：“你们死了以后，都是烈士待遇，尸体全部火化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放，每年清明都有扫墓活动。”

说完范吉射举鞭朝城墙一指：“冲啊！”

只见敢死队员个个奋勇，冲到城下，二话不说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，后来的一个压一个，只见慢慢的人堆越来越高，朝城头堆上去。

范吉射看了，嘿嘿一笑，对士兵说：“大家立功的机会到了！冲上城头，杀敌有赏。”

活捉敌人，男的赏钱，女的归自己！冲啊！”士兵听了，人人争先，个个奋勇，呼啦呼啦的往城上爬，眼看晋阳城就要完蛋了。

这时赵鞅在城头的一角出现了。只见他披头散发，眼神呆滞，一手持一话筒，另一手扼着赵素宁，声嘶力竭的说：“范吉射，你要是再不退兵，我就杀了她！”

范吉射楞了一下，没了主意。

这时素宁开口说话了。可是距离太远，吉射听不清。赵鞅把话筒递给素宁，素宁举着话筒说：“吉射，救我！”

吉射深情的说：“素宁！”

素宁说：“吉射，你还记得我们两人对雪吟诗，乐而忘返的的情形吗？壶里的酒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。唉，多么希望再和你在一起啊。”

吉射呆呆的说：“啊！退兵退兵！赶快退兵！”

快要冲到城头的士兵不知所措，扑通扑通的往下掉。

范虎生气的说：“我想不通！”

这时中行寅冲过来揪住范吉射的领口，声嘶力竭的说：“为什么退兵？为什么退兵？我拿全家陪你下赌注，你却为了一个女人退兵！主公已经下令驱逐我们了！我们完了！”

完了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远处扬起一阵烟尘，不知有多少千军万马向晋阳方向冲来。

范吉射着急的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中行寅说：“怎么办？没办法！刚才我们如果冲上城去杀了赵鞅，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如今大势已去，我们只能逃跑了。”

范吉射回头朝城头看去。只见赵鞅和赵素宁抱在一起，兴奋的朝远处

看。范吉射心中升起一股怨气，从箭壶里抽出一根箭来，朝素宁瞄去。素宁看见他，并不躲闪，挑衅般的看着他。范吉射长叹一声，一箭朝天空射去。

十三

公元前497年秋，范，中行两家退守朝歌。韩魏两家替赵鞅向晋侯求情，赵鞅复位。冬天，朝歌粮尽。齐郑两国联军支援朝歌，被赵鞅击败。范，中行氏如丧家之狗，逃亡到小城柏人。

汾二年，赵鞅亲自将晋国军队进攻柏人。韩不信，魏曼多分别将上下两军监战。临战，赵鞅下令：“杀敌一人，授田十亩。有战功的，百姓封土，士列为贵族，下大夫授郡，上大夫授县。临阵逃跑者斩。”

柏人城内，寒风萧萧。范吉射正在为敢死队打气。说是敢死队，士兵个个衣不蔽体，腹中饥饿，哪有斗志？范吉射强打精神，对士兵们说：“只要冲出城去，咱们到了齐国，养精蓄锐，明年就能打回来！”

士兵还是提不气精神。范吉射叹口气，对中行寅说：“我先冲出去，你随后接应。”中行寅说：“只有这样了。”

范吉射上马挥鞭：“冲！”打开城门，冲了出去。

中行寅见范吉射出了城，冷笑几声。手下过来问：“范爷冲出去了，咱们也冲吧？”

中行寅说：“冲？你不想活了？会数数不？看看城外有多少敌人！关城门！”

手下问：“那范爷？”

中行寅说：“姓范的智商太低，难道怨我吗？”

范吉射出城数里，不见接应，知道被中行寅卖了。这时候周围的敌人呼啦一声围了上来。范吉射周围的几个士兵一下子就淹没在人群里了。有人在说：“可把你们盼来了，总算解放了。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又有人说：“兄弟，你们受苦了。快吃块窝窝头解解饿。”

范吉射大喊一声：“我死也不投降！”操着画戟四下乱刺。杀了一会，觉得动静不对，仔细一看，几丈见方的空地上，就自己一个人在操练，周围的士兵围成团在看热闹。

赵鞅还在一旁解释：“这一招叫做回头望月，是画戟的独门招数。当年范将军的父亲就是用这一招在万军之中活捉了魏曼多的爸爸。”

.....

赵家地牢。范吉射带着手铐脚镣，在墙上奋笔疾书。外面狱卒不高兴的：“别写了。唉，凡是死囚都有这毛病，好写诗。敢情写完了不是你擦，真自私。”

范吉射写完了，把粉笔一扔，低声吟道：

兑匆一世短，悠悠此情长；愿做暖春蝶，徘徊在南窗。

牢外传来低声的哭泣。范吉射回头一看，不知何时，赵素宁来到了地牢外面。范吉射眼里闪出一丝光亮，随即迅速的消失了。素宁说：“吉射，我知道你恨我。可我也是不得已的。我大哥逼着我骗你。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范吉射仍然不说话。素宁叹口气，轻轻的吟道：

有生何恨短？情留万世长；愿破南窗纱，与君比翼翔。

吟罢素宁轻轻的退出。范吉射见素宁出去了。忙从地上拣起粉笔，往墙上抄。一面抄一面说：“好诗好诗，肯定能发表，不用花钱也能发表！”

赵府内一片喜气洋洋。赵鞅大摆宴席。朝中从上卿到下大夫，没有一个敢缺席的。

酒过三巡，赵鞅兴奋的说：“这次赵鞅能粉碎范中行反革命集团的暴乱，全靠大家的支持。尤其是知跖知大人，在这次平暴过程中立场坚定。知大人是三朝元老，德高望重，没有他老人家的支持，平暴是不可能成功的。”

下面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知跖慢慢的站起来，说：“这次平暴，赵将军立了大功。

我们这些老东西，不过是给他撑撑腰罢了。现在有一些说法，说我们晋国衰落了，不能在做诸侯的领袖了。赵将军这次的表现，有力的回击了这种谬论。我们晋国还是天下第一！”

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知跖接着说：“赵将军在这次平暴中，显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军事天才。这说明我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崛起。我决定向主公推荐，让赵将军做执政大臣！”

更热烈的掌声。赵鞅陶醉了。他仿佛看见自己代表晋国出席诸侯大会，在巾旗华盖下的他，正接受小国的朝拜。这样的荣耀，只有他非凡的祖先才有过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他们了。

赵鞅的思路被知跖的讲话打断：“当然，赵将军在职掌国政后，将没有时间管理邯郸。所以我建议赵将军把邯郸让给我接管。”

热闹的宴会突然变的死一般的宁静。

十四

知跖提出要赵鞅交出邯郸。赵鞅楞住了。邯郸是一座大城，光是百姓就有十万户，而地理位置更是极为重要。邯郸是晋国东方的门户，北拒燕代，南临齐国。从前邯郸氏把守邯郸，虽然是赵氏的支派，但毕竟保证了赵氏独占一方的优势。如果让知氏插手邯郸，那无疑是在赵氏心腹中插了一根钉子。“绝对不行。”赵鞅心里想，头脑在飞快的运转，心想怎样才能找借口把知跖拒绝。

“知大人，”突然下面有一个声音，“邯郸本是赵家世袭的封地。邯郸氏虽然和范氏一起作乱，但赵氏还在，由我们接管邯郸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如果知大人不服气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邯郸人民投票自决，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的归宿，知大人看怎么样？”

赵鞅心里一阵高兴，心想这话说得可太妙了。邯郸归我赵氏已经百来年了，百姓都是受赵家的恩惠的，投票自决，他们肯定不会愿意放弃赵氏而去当知氏的二等领地百姓。

最多我在投票以前再减轻一点赋税，投票结果肯定是我赢。

说话原来是董安于。知跖不认识，对赵鞅说：“这位不是朝中的人物吧？”赵鞅拱手说：“这是在下的家臣董安于。”

“哦，”知跖点点头，对董安于说，“我和你的主人说话，你一下人插什么嘴？”

“虽是下人，说的却有道理。”赵鞅说，“领受封地，好歹应该有个理由，没有理由，也应该顺乎民心，知大人有心接管邯郸，我看由公民投票自决是合理的。”

知跖哈哈的干笑两声说：“赵大人，我是开玩笑的，邯郸是你们家族的老窝，我怎么敢要，哈哈，哈哈。”

群臣见知跖笑了，如释重负，彼此相对，也都哈哈的笑了起来，只是脸上的肌肉觉得有点累。

知氏的别墅。知跖半躺在太师椅上，一旁一位女子在为他捶腿。旁边一位少年十五岁左右的年龄，眉目清秀，扎着方巾，穿着白色的便衫，恭敬的站在一旁。这一位是知跖的儿子，名叫知瑶。知瑶在知跖的儿子中，聪明过人，最得知跖的宠爱。知跖说：“唉，没有想到赵家居然还有董安于这样的人物，将来早晚是我家的祸患。”

少年说：“那董安于果然是个人物。听说他特别善于收买民心，他治理晋阳不过三年，范吉射围攻晋阳，城中粮尽十几天，可百姓没有出怨言的。这次围攻邯郸氏，就是他亲自出马。”

知跖说：“这样的人物，我怎样才能把他尽早的剪除？”

少年说：“父亲，要除董安于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赵鞅刚恢复爵位，可他作乱的把柄还在，父亲您只要重提他未经国君同意，擅自围攻邯郸的事，他就没法脱身。围攻邯郸是董安于出面，而作乱是死罪。父亲只要逼赵鞅，他没法不杀董安于。”

知跖大喜，对知瑶说：“我儿果然谋略过人，看来我知氏的希望，就在你了。”

知瑶得意的笑了。

夜幕笼罩赵家公馆。书房里赵鞅正秉烛读书。素宁轻轻的推门进来。赵鞅问：“素宁，有事吗？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你打算怎样处置范吉射呢？”

赵鞅说：“明天上朝讨论这件事。怎么，你关心这事？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你还记得你从前答应过我，满足我的一个要求吗？”

赵鞅说：“记得，是什么呢？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，求你放了范吉射，让我和他走。”

赵鞅把书扔在桌上，生气的说：“我早就觉得你假戏真做，和范吉射这小子生出情来，真让我丢脸。范吉射是我家的心腹祸害，留着是个后患。而你，我早已经把你许配给韩不信，你要让我在卿大夫面前丢脸吗？”

素宁说：“你只知道丢脸。如今范吉射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输给你了，而我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求一个自由。你，我们赵家，荣华富贵，前途无量。而我和吉射什么都不求，只求离开这里，你为什么要做人太过分呢？”

赵鞅的脸由青转白，伸手一巴掌将素宁打倒在地。这时伯鲁突然从门外进来，吃惊的喊了一声：“姑姑。”跪在素宁的身边，带着敌意看着赵鞅。

素宁哭着对伯鲁说：“伯鲁，没事，姑姑没有事，你快回去睡觉。”

赵鞅颓丧的托着头。

十五

晋国朝堂上，众卿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范吉射。赵鞅出班奏道：“范吉射公然作乱，对抗国家。反革命叛乱罪在刑法中是死罪，不判处范吉射死刑不足以平民愤。”

晋侯脑门渗出了汗珠，求救似的看着知跖：“知爱卿，您看还有没有希望从轻发落？范吉射毕竟还年轻。”

知跖说：“唉，我也是爱莫能助啊。谁让他作乱呢？法律无情，作乱的就是死罪，是不是赵将军？”

赵鞅说：“没错。知大人说的对。”

晋侯带着哭腔说：“还有人有意见没有？”

一阵沉默。晋侯从案上取出一张黄色的羊皮纸，从一旁取过一根铁笔，在上面签了字，扔在地上，对赵鞅说：“这是死刑判决书，你自行处决吧。”

赵鞅从地上拣起死刑判决，得意的收进怀里，说：“多谢主公。”

这时，知跖出班说：“主公，作乱的不止范吉射一人，当初赵家围攻邯郸，未经主公批准，也是作乱。”

赵鞅脸色大变。韩不信出班说：“这件事主公不是已经原谅赵大人了吗？”

知跖说：“不是原谅，而是因为赵鞅并没有参与。擅自进攻邯郸的乃是赵氏的家臣董安于。董安于是赵将军的人，怎么处理就由赵将军决定吧。”

众卿退朝。赵鞅楞在堂中，久久不语。晋侯过来对赵鞅说：“赵爱卿，有空吗？”

赵鞅说：“主公有事？”

晋侯说：“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她非让我退朝后把你留下。我拿她没办法，你好歹替我把她打发了。”

赵鞅奇怪的说：“公主在宫中，怎么会想起来找我？”

晋侯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你去见了她就明白。”

赵鞅来到后宫，七转八转，不见公主，自言自语的说：“主公和我搞什么鬼？”正要回头，听见脑后风声，心想不好，情急之下，使出一招蛤蟆出井，跳出丈二开外，听见身后一声尖叫：“唉哟”只见公主跌倒在地上。

赵鞅大吃一惊，赶紧伏倒在地：“赵鞅不小心伤了公主，罪该万死。”

文玉说：“那你还不赶紧把我扶起来？”

赵鞅伸手要搀公主的胳膊。文玉把手藏在身后，赵鞅不知所措，低头不语。

文玉说：“赵鞅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对我有没有意思？”

赵鞅一愣：“公主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敢对公主有邪念？”

文玉说：“你不用辩解了。男人嘛，对漂亮女孩有意思也是很正常的。我看你年龄虽大，但还算有朝气，想不想做我的男朋友啊？”

赵鞅说：“公主不要开玩笑。我已经年近四十，子女成群，公主正是青春年华，该找个少年郎。”

文玉心里恨恨的想：“我是找了个少年郎，可是让你给活捉了。”嘴里却说：“少年郎，个个浅薄纺很，一见面就知道他们想什么，没开口就知道他们想说什么。我爱的是象你这样有作为的男人。”

赵鞅脸一红，说：“公主真的不嫌我年龄大？”

文玉叹口气说：“唉，说真的，你年龄稍微年轻了一点，我最中意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。”

赵鞅一把抓过公主的手，在手背上亲了一口，跪倒在地，说：“启禀公主：赵鞅对公主仰慕已久！”

十六

却说赵鞅亲了公主的手，跪倒在地。公主把手从赵鞅手里使劲抽了回来，在衣服上擦了擦，说：“赵鞅，你不要心急。既然做了我的男朋友，总要约会的，什么时候请我上你们家玩，我也顺便认识认识你家里的人。”

赵鞅腼腆的笑着说：“那是。只要公主愿意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来。”

回到家里，赵鞅把董安于叫来，告诉了他上朝知踪诘难他的事。董安于说：“主公，当初我去围攻邯郸，就是预料到会有这一天。如果我死能让赵氏安宁，我恐怕死的太晚。”

临死之前有话对你说：如今政局动荡，弱肉强食。主公的两个儿子，伯鲁为人仁厚而有德，无恤聪明而能当大任，主公一定传位给无恤。”于是拔剑自杀。赵鞅把董安于的牌位供在赵氏的宗庙。

办完董安于的葬礼，赵鞅把素宁喊来，对她说：“妹妹，你年龄已经不小，我已经把你许配给韩不信，不信人才好，家道也是很殷实，配得上我们。我决定早日给你们完婚。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不要逼我，如果我死，大哥恐怕会后悔吧？”

赵鞅说：“我对你不薄，如果你不自重，后果你自负，不要怪大哥。”

于是赵鞅通知韩不信来府上向素宁求婚。韩不信问赵鞅：“素宁她答应了吗？”

赵鞅说：“你难道不相信大哥？我已经把她许配给你，她怎么能够不答应？”

韩不信说：“说是这么说，不过她如果心里不喜欢，我也觉得没趣。我总觉得她……”

赵鞅说：“你不要多想，进去和她谈谈就知道了。”

不信来到素宁的书房，素宁头发显得有些蓬乱，脸色也很苍白。韩不信看了，就要退出来。素宁说：“既然来了，还不敢说话吗？”

不信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首饰盒，手足无措的样子。

素宁说：“你进来坐。”一面过来从不信手里拿过首饰盒来，说：“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。”

打开首饰盒，里面一枚精致的金戒指，上面是一不知名字的宝石，闪着怪异的光芒。

素宁说：“哇，真是好看。不信，是给我的吗？”

韩不信说：“是。是求婚的戒指。”

素宁笑着说：“结婚就结婚了嘛，何必还要这么多的讲究？不信，你只要告诉我你真的爱我，我就答应嫁给你。”

不信眼里闪出亮，激动的说：“我当然爱你，素宁。你还记得当年你和你父亲到我家做客吗？那时候我就一直盯着你。”

素宁说：“我当然记得。不信，既然咱们有这样的缘分，我就嫁给你，不过，你答应我一件事……”

十七

韩不信高兴的说：“当然。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只要你真的爱我。”

素宁说：“你答应我想办法把范吉射给放了。”

不信脸色一变，低头说：“我知道你还是忘不了他。”

素宁说：“没有。我一直都没有把我和他的关系当真。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缘分。”

可是我心里明白，他对我是一片真心。这次他落难，也是因为我。我如果救了他，也算是对他的回报。”

不信说：“我不能。主公已经授权赵鞅处置范吉射。我不能做背叛朋友

的事情。”

素宁说：“哦。明白了。你刚才说爱我，我还以为是真的。大哥当初也发誓答应我，可最后还是铁了心要杀范吉射。天下男人只有范吉射傻，我怎么骗他他怎么上当。唉，看来我只有和他一起去死了。但愿他能不怪我。”

不信伤心的出来。赵鞅问：“怎么，她不答应？”

不信痛苦的摇头。

赵鞅生气的说：“这世道！她竟敢如此大胆。看来还是我太娇惯她了。不信，你不要生气。这件事由不得她。我昨天观测星象，这个月的十三，镇星冲我们晋国的分野，正是婚嫁的日子。我也正要娶公主，我们正好来个双喜临门。”

秋雨带着凉意，夜晚安静得无聊。地牢的看守正安然的大睡。范吉射在地牢里捉苍蝇玩。这时外面传来蚰蚰的声音。吉射一惊，兴奋的朝外看去。只见一只健壮的蚰蚰正朝这里过来。地牢的门外探进来两个小脑袋，紧张的朝这边看。蚰蚰受了惊吓，嗖的一声跳进地牢。范吉射飞身一跃，身体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，落地的时候，右手攥成了一个拳头，里面发出蚰蚰的叫声。

“哇，”门外进来两个小孩，其中一个惊讶的说，“这轻功好厉害。你一定是江湖上的好汉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你是大人，不肯玩蚰蚰的吧？把蚰蚰给我吧？”

范吉射得意的说：“我这轻功乃是祖传的，晋国可没有谁比得上我。要蚰蚰可以，拿两张烧饼来换。”

那小子爽快的说：“要烧饼容易，我这就去拿。”说完飞快的跑开了。

另一个感兴趣的对范吉射说：“你的轻功可不可以教给我？”

吉射说：“可以啊。不过要拿烧饼换。”

小孩不屑的说：“你可真馋。告诉你，烧饼我们家有的是。我都从来不吃的。你如果教我轻功，我可以叫他们放了你。”

吉射说：“真的？你是谁？有这么大的本事？”

小孩说：“我是赵家的少爷，名叫赵无恤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让他们给抓起来了？”

十八

范吉射听说这小子是赵鞅的儿子，就说：“我嘛，我叫范吉射，你听说过吗？”

无恤说：“啊？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范吉射？怪不得武功这么好。”想了一想，又得意的说：“不过你还是斗不过我父亲，被抓起来了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其实不是的。我本来可以打败你父亲的，可是我上了一个人的当，所以被抓起来了。”

无恤说：“那是谁？”

范吉射说：“是你的姑姑赵素宁。”

无恤说：“啊哈，上女人的当，那更丢脸了。”

吉射叹口气说：“是啊。就象这手里的蚰蚰，为了吸引女人，断送了自由。”

无恤说：“不仅是自由。我看你连性命都要没有了。我父亲说过要拿你的血祭我们的祖宗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得不到爱情，生命也就无足轻重了。我曾经听到你说过要

扫平我们范家，如今你看到我这样，心里一定很高兴吧？”

无恤说：“我从前看到父亲懊丧的样子，心里是很恨你，不过看到你这么好的功夫，却要杀我，我很同情你。这世界上英雄常常被埋没的。”

范吉射眼睛酸酸的，说：“没想到你还这样有良心。不过你说我是英雄吗？我把祖宗的家业毁了，我自己也丢了性命，还能称英雄吗？”

无恤说：“英雄就是能傲视天下的人。从前姑布子卿大叔给我讲武王伐纣的故事，他说武王一战而灭商，从此天下归周，可以称英雄。但是纣王众叛亲离却战而不惧，败而不降，也是顶天的英雄。所以我说你也是英雄。”

范吉射脸上落下泪来，从怀里取出一枚琥珀，给无恤说：“你是我的知己。这枚琥珀是我的传家之宝。我的祖先相传是熊的后代，在五帝时候做过四岳的官职，夏商的时候列为诸侯，在周做大夫，因为被怨杀，后代才逃到晋国，五代为卿，对国家有大功。

我以为祖先不朽，没想到从此在我这里绝祠。我没有脸再戴这祖先的圣物，你既然看我作英雄，我把这给你，算做礼物。”

无恤接过琥珀，并不答话，静悄悄的退去。

伯鲁进来，手中拿着两个烧饼，兴奋的对范吉射说：“给你烧饼，你把蚰蚰给我。”

范吉射说：“蚰蚰已经被我捏死了。对不起。烧饼我也没脸吃了。”

伯鲁失望的往回走。突然又回头对范吉射说：“烧饼还是给你罢。”把烧饼递给吉射，跑出了地牢。

范吉射拿着烧饼，回想起了那个遥远的春天：在晴朗的天空下，他的父亲把他抱在马上，对他说：我要把你立作祠子，因为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天神对我说，你的两个儿子，大的将要服侍小纺……

十九

一辆马车冲过大街，朝赵府奔去。路上有两位女子望着远去的马车，其中一位说：“你看清了吗？”另一位说：“看清了，是公主！”这位就问：“公主穿的什么颜色？”“是红色！”路边的行人呼啦一声冲进了布店，过了一回儿出来，人人手里捧着一匹红布。

马车来到赵府，赵鞅亲自把公主从车上接下来。公主下了车，对赵鞅说：“今天你家里人都在吗？”赵鞅笑着说：“都在。这不，我的两个儿子。”回头对伯鲁和无恤说：“快，叫阿姨。”

公主满脸堆笑：“来，阿姨给你们糖吃。”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来说：“巧克力，秦国进口的。”两个孩子忙过来抢着叫：“阿姨！”拿过巧克力就吃。

“谁让你们吃生人的东西的？”从后面过来一位妇女，三十多的年纪，瞪着眼睛看着两个孩子。无恤忙对妇女说：“妈妈，这是秦国进口的巧克力，您尝尝。”

妇女一把把巧克力抢过来：“谁让你们馋！繁心让人家药死。”

赵鞅尴尬的对公主说：“这是我的内人。”

赵夫人看见公主，满脸的笑容：“哎呀，贵客贵客，早听说公主气质不凡，真没想到这辈子还真能见到！”

公主高兴的说：“姐姐！”两人一见如故的抱在一起。

赵夫人对赵鞅说：“我们姐妹俩进屋聊一回儿。”

赵鞅好象要阻拦，可没敢，只好说：“你们两个刚见面，点到为止就行

了，可别聊的太长，让我等久了。”

两人不理赵鞅，亲热的搀着手进屋了。

赵鞅见两人进了屋，对无恤说：“儿子，赶紧打电话叫一辆救护车。”

过了十分钟，赵夫人从屋里出来，头发蓬乱，脸上有几道血印子，脸上却带着得意的神情。

赵鞅紧张的上来问：“她没事吧？”

赵夫人用食指在赵鞅的额头上很点了一下，说：“没事，我警告你，以后我们两个过招，你不准插手。你进去吧。”

赵鞅赶紧进去。只见文玉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赵鞅关心的问：“你没受伤吧？”

文玉说：“她玩赖。”

赵鞅高兴的说：“太好了。从此你们两个棋逢对手，我就可以轻松一些了。”

文玉说：“听说你有个妹妹，诗写的好棒，我在《诸侯文摘》上面读到过。我要去见她。”

赵鞅说：“你说素宁吗？以前她和范吉射混在一起，还学郑卫的风气，写些情调不健康的诗，我已经把她许配给韩不信了，诗也不准她写了。”

来到后花园，素宁正无聊的在绣一幅画。文玉看见，就对赵鞅说：“你不要过去了，我自己去和素宁姐姐聊一回儿。”

赵鞅说：“我妹心情有些不好，如果说话得罪公主，还希望你不要见怪。”

文玉说：“我不会的。”

二十

却说文玉来到素宁身边，见她低头沉思，一脸伤心的样子，就问：“这位可是素宁姐姐？”素宁抬头看见公主，并不认识，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文玉说：“我是当今国君的妹妹，名叫文玉。”

素宁说：“原来是公主，要嫁给我哥哥的。请坐。”

文玉在素宁身边坐下，亲热的说：“素宁姐姐，我以前读你的诗，也是伤感的很，如今看到你人，才知道是你真情的体现。不知道姐姐有哪许多伤心的事情，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素宁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是公主，从小娇生惯养，不知道人间的许多凄凉，说给你听你也不懂的。”

文玉说：“那未必吧。再说姐姐你也是大家出身，总不至于为衣食发愁。我看那百姓人家的女子，不也一样快乐？”

素宁说：“我但愿自己能生在百姓人家。我从生下来，母亲就去世，父亲从来不正眼看我一眼，不当我是他的女儿。唯有大哥对我体贴。可惜他也只是个男人而已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便要伤我的心。”

文玉说：“原来姐姐是恨男人。”

素宁说：“这天下也有一个男人把我当回事，可他如今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了。”

文玉心里一动，就问：“你说的男人是谁啊？”

素宁说：“他原是朝中正卿，如今被我大哥捉在狱中，名叫范吉射。”

文玉激动的说：“哎呀，原来姐姐也有这么好的眼光。范吉射萧飒英俊，

和他相比，别的男人就好象没有一般。”

素宁说：“英俊纺男人也多。难得他一片真心。”

文玉说：“你我既然这么喜欢他，总不至于眼看他去死，应该想个办法救他。”

素宁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？我已经打算和他一起死了。”

文玉说：“不对。一起死有什么乐趣？我看这样，等我婚礼的那天，我从宫里带一批亲信。你在这里接应，趁乱把范吉射救出来，怎么样？”

素宁说：“好倒是好。不过如果救出了范吉射，有一个麻烦，不知你想到没有。”

文玉说：“什么麻烦？我什么麻烦都不怕。”

素宁说：“那也好。那我就相信你。反正你也要嫁给我大哥了。不过事情要快。我怕等不到你婚礼那天，范吉射已经要被处死了。”

文玉说：“不至于吧？历来的规矩是吉庆不杀人，难道你大哥婚礼前都会杀人？”

素宁哼了一声：“你以为男人把婚礼当回事？又不是这辈子只有一回。婚礼对我大哥还没有过生日重要。他不过是摆个排场哄哄你罢了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方了晚上吃饭，素宁对赵鞅说：“大哥，我同意嫁给韩不信了。”

赵鞅高兴的说：“真的？太好了。唉，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大哥对你的一片苦心的。”

范吉射这小子快死的人了，有什么好？韩家地大物博，富可敌国，他对你又中意，将来你生的孩子就是他的继承人，你想想这有多好。”

素宁说：“不过，我对大哥您却很耽心。”

“耽心？耽心什么？”赵鞅奇怪的问。

“今天我和公主谈话，觉得公主这人性格开放，和咱们家的传统很不一样。她在谈话中也好象隐约对咱们家不满意，尤其是大嫂。”素宁看了一眼赵夫人。

赵无恤坐在椅子上看一本书，赵夫人在一旁忙著喂他，听见这话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对咱不满意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咱也老了。”

赵鞅尴尬的说：“公主是年轻一点，不过我想到了时候她会收敛的。”

素宁说：“我恐怕时间长了会有变化。我建议大哥把婚礼提前，早点把公主娶过来。”

赵鞅点点头：“你说的很有道理。”

二十一

后宫的场子里，二三十个宫女正在操练剑术。由于没有人指点，动作显得有些凌乱没有章法。文玉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，怎么能救得出范吉射呢？看来我是白忙活了。”

这时候有宫女来报告：“门外抓了一个奸细。”

文玉奇怪的说：“我们最近又没有和敌国开仗，哪来什么奸细？”

宫女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小子在宫门外贼头贼脑的，被抓住了以后说要见公主。”

文玉说：“那就把他拿来让我看。”

没一回，几个太监推推搡搡的绑了一个人过来。文玉不认识，就问：“你

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年纪不大，看见公主就说：“我要见文玉公主。”

文玉说：“恩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是不是追星少年，想让我给你签名？可你也不能在宫门外张望啊？让保安人员抓住了至少也把你判个三五年的。”

那人说：“不是。我是范吉射将军手下的贴身侍卫，名叫范虎。如今主公被抓，我来投靠公主。”

文玉惊讶的说：“原来你是吉射手下的人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”

范虎说：“要什么证据？我整天跟随在主公身边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。如今主公性命危在旦夕，公主不要怀疑了。”

文玉说：“可是没有证据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赵鞅派来试探我的？你既然是吉射的随从，你告诉我，范吉射最喜欢的女人是谁？”

范虎说：“当然是那个风骚的赵素宁。”

文玉脸色一变：“什么？你你你，你胡说！左右，快把这个奸细拉出去砍了。”

范虎着急的说：“我是真的！我知道主公最喜欢穿的内裤的牌子，公主想知道吗？”

文玉脸一红，一摆手：“真粗鲁。算了，我看你不象骗我，左右，把他松绑。”

太监说：“这可使不得。主公有令，后宫除太监外，不能有自由的男人。”

文玉生气的说：“那范吉射以前怎么可以随便进出后宫？”

太监说：“范吉射是有爵位的人，我们管不了。”

文玉不耐烦的说：“那就给他带上手铐，总比绑着强。你们这些下人，一点礼貌也没有。”

太监就把范虎给松了绑，给他带上了手铐。

文玉对范虎说：“不瞒你，我们正在演习剑术，准备在婚礼那天政变，救出范吉射。”

范虎说：“主公这辈子这么爱女人，我就知道还是有有良心的女孩子会救主公的，不象那赵素宁，主公对她一片痴心，她却只会害主公。”

文玉说：“好哇，我还以为范吉射是为了我才去进攻赵氏，今天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

我还痴心要去救他。我真傻。”把剑往地上一扔，坐在地上哇哇的哭了起来。

范虎说：“公主既然不去救范吉射，那我也没啥用了，我这就告辞了。”

“慢点，”公主擦擦眼泪，“如果我去救范吉射，你能帮我什么？”

范虎说：“哇，范吉射对你这么坏，你还去救他？吃错药了？”

公主说：“他对我坏，那是我和他的事，要杀也要我去杀他，和赵鞅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救他，而是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！我问你，你会不会使剑？”

范虎说：“哈哈，要说剑术，我是一把好手。我们范家剑在江湖上大名鼎鼎，可是真传却在我这里。”

二十二

赵家的正堂门口，文玉公主坐在一张挺大的太师椅上，一顶伞盖遮住

了头顶的太阳。

赵鞅在旁边殷勤的指点手下的人按照公主的意思布置婚礼的摆设。公主说：“你们赵家的门面就是小，怎么摆也没有宫里的气派。”

赵鞅说：“那是当然。我们家要是摆宫里的排场，岂不是造反了吗？公主还是将就一点。”

公主说：“将就？你说的好听。我们做女人的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我满好可以嫁给公侯的，却下嫁你这臣下，你倒要让我将就？”

赵鞅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只要能做的到的，全凭公主吩咐。”

文玉说：“有你这话就好。我看你们家的院墙太高，显的整个府里地方都小，我看你等到婚礼那天，把院墙给咱拆了。”

赵鞅说：“这可不行。婚礼也要注意安全。拆了院墙，到时候人进人出就没法控制了。”

赵素宁在旁边拉拉赵鞅的袖子，把他拉到一边，说：“大哥，做女人的，在结婚前总要摆点架子的，故意提出不合理的要求，让你为难，那是看你是不是真心爱她，你还是将就了她罢。”

赵鞅说：“可是拆院墙也太过分了，到时候如果有人趁婚礼打劫怎么办？”

素宁说：“大哥真多心。现在晋国有势力的家族都让咱们摆平了，谁还会打劫？如果真有人闹事，那也是个把毛贼，难道大哥你还怕他们？”

赵鞅说：“这倒也是。妹妹果然聪明。”就过来对公主说：“公主要拆墙，咱们就按公主的意思办。不过到时候国君要来参加婚礼，要派首都的防暴部队来负责维持治安。”

东海之滨的齐国。齐国是资格最老的诸侯国之一。从前周武王伐商，太公望功劳第一，武王问他想被封在何处。太公说：“臣老了，在主公身边总会有人看不顺眼，不如让臣去东面的海边钓鱼。”于是被封在东夷。到了成王时候，管蔡联合殷朝的旧贵族作乱，周公顾忌东方的蛮夷，就授权太公：“如果诸侯中有作乱的，你有权代表我去征伐。”这样周公才能够镇压叛乱。而这征讨诸侯的权利，却一直没有收回。太公把东方的部落收拾干净，齐国成了方圆四千里的一等大国。到了齐桓公时候，利用管仲的计谋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左右天下政局。以后随着晋国的崛起，齐国沦落成为地方势力。齐国土地肥沃，加上处在海边，是天下最富裕的国家。人民普遍爱好和平，不愿征战。但是齐国的政权，就在这和平的环境中慢慢的演变着。齐桓公的时候，陈国发生内乱，公子完逃难到了齐国。公子完一表人才，虽然是外国人，却很受齐桓公宠爱，被封为大夫。齐国的资源丰富，但是却实行所谓“专利”制度，所有的资源都归公家。百姓不能在公家的土地上耕种，而只能租赁土地，忍受沉重的剥削。陈氏在封地上收买民心，低进高出。

齐国的刑法十分苛刻，其中有砍脚的刑法十分普及，于是就有人用木头制作假脚，称为“踊”，让没有脚的人穿，结果市场上踊比鞋贵。而陈氏的封地上，没有这样的刑法。

人民投奔陈氏就象流水一样。就这样几代之后，陈氏就控制了齐国的经济和政治。

这天齐国的京城里两位贵族正在街边的小楼上和几个妓女玩“喂鸟”。所谓喂鸟，就是把食物扔到路上，看乞丐争抢食物取乐。两人正玩的开心，其中一个看见下面抢食物的人中间有一个老头，就对另一个说：“奇怪，那

老头穿的是晋国的官服。”另一个仔细一看，说：“没错，难道这家伙有来头？”

二十三

却说两个齐国的公子哥在大街上发现一个老头有来头，就差人把老头喊上楼来。老头从头到脚都是灰尘，须发凌乱，可是头上却扎着方巾，不象一般的百姓。其中一个公子哥问：“你是齐国人吗？”老头说：“我是晋国人，叫中行寅，和你们齐国的陈乞有些交情，如今落难，特来投奔，请你们两个给我通报一下，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。”

两个公子大笑说：“中行不是晋国的豪门吗？怎么你沦落成这个样子？从前你们晋国瞧不起我们齐国，如今你要来投奔我们，还没有那么容易。我家公正和陈大夫在海边钓鱼，我们两个且为你通报，至于见不见的到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于是吩咐手下带中行寅去吃些饭。

海边。沿着海岸热闹的聚集着一群人，旗幡招展，好不招摇。离海岸不远的水里，一群奴隶手挽着手拉成一排和波涛搏斗，这是为贵族们驱赶鱼群。在近海的礁石上，坐着齐国的公室成员和贵族。中间戴着高冠的一位干瘦的老头是齐国的国君，身边高大肥胖的一位，胡子稀疏，眯缝着小眼睛，乃是齐国第一望族陈氏的主人陈乞。两人并肩而坐，头顶上顶着太阳伞，迎着海风，惬意的在钓鱼。

齐侯说：“唉。当年我祖太公望在海边垂钓的时候，就曾经想到过我们这些后代。

所以为我们挣来这靠海的土地，就是要让我们世世代代钓鱼。如果我们不好好钓鱼，怎么对的起太公。”

陈乞不高兴的说：“太公钓鱼是在河边，你这当国君的，对咱们国家的历史这么不清楚，还不早点退位？”

齐侯生气的说：“太公是我家的祖宗，我说他在海边钓鱼，就是海边。我偏不退位，看你怎么办？”

陈乞正要发作，身边有人递过一封信来说：“晋国大夫赵鞅来信。”

陈乞说：“你念给我听。”

手下念道：“大齐民国国务卿陈乞阁下：大晋民国总理赵鞅丞副总理韩不信定于本月十五日举行集体婚礼，特邀请阁下参加。此致敬礼。大晋民国总理赵鞅”

陈乞说：“赵家又有喜事了。赵鞅年过四十，心还不老。不知这次又是哪家的女孩倒霉。”

齐侯说：“婚礼我喜欢。有没有邀请我？”

陈乞说：“你连外交对等原则都不懂？我是国务卿，所以赵鞅邀请我，邀请你的是晋侯，你耐心等待就是了。”

齐侯说：“上次我婚礼没有请晋侯，恐怕他会生气，这次未必请我。”

陈乞说：“我最近公务太忙，倒未必会有时间去参加赵鞅的婚礼。主公如果想去，也不一定要受邀请，你去了他们难道还不给你饭吃？”

两人正说着，手下来报告：“有个叫中行寅的老头求见。”

陈乞吃惊的说：“中行寅？那不是晋国的大夫？他怎么来了我们齐国？”忙对手下说：“快让他过来。”

没有片刻，中行寅过来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陈乞的脚下，哭着叫道：

“陈兄！”

陈乞忙起身扶起中行寅：“中行兄如何落得这般凄惨？快快起来从头说过。”

中行寅起身说：“都怪范吉射做事没轻没重，和赵鞅作对。赵鞅老奸巨猾，用美人计害惨了我们。我拼了老命才逃到齐国，希望陈兄看在我们两家世交的份上，给老夫一条活路。”

陈乞说：“中行兄不用担心，来到我这里就是家。我们齐国对政治庇护都是来者不拒的，不过范吉射为什么没有和你一起来？”

中行寅说：“这个，这个，范吉射他，他，为了掩护我，阵亡了。我曾经几次想去救他，可是敌人火力太厉害了。我对不起范吉射，我还是去死罢！”说完就朝海里冲。

冲到礁石边，见没人来拉他，又大叫：“你们不要来拉我，我不想活了。”陈乞生气的对手下说：“你们还不快去救下中行大夫？”

手下忙七手八脚的把中行寅从海边拉过来。陈乞对中行寅说：“中行大夫，你为了救范吉射已经尽力了，不过范吉射真的死了吗？如果真死了我们也只能给他开个追悼会，寄托我们的哀思；如果没死，那我们得想办法救他。”

二十四

却说陈乞打听范吉射的下落，中行寅结结巴巴的说：“陈兄，说老实话，我不知道范吉射的下落，我只看见他带着三千敢死队冲进赵鞅的千军万马之中，所以估计他必死无疑了。”

陈乞说：“那不一定。赵鞅是不会把他在战场上杀了的。既然不知道他的死活，我正好趁赵鞅婚礼的机会去打探一番。如果范吉射侥幸不死，我尽力把他救出来。”

齐侯问：“这范吉射如今身废名裂，留他何用？”

陈乞说：“主公有所不知。这范氏在晋国七世为卿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。我们把范吉射接到齐国政治避难，如果将来晋国政局有变化，他就是我们手里的一张牌，虽然比不上公侯太子，也能派上大用。如今不费一兵一卒的风险去救范吉射，以图将来的大用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齐侯拍手说：“陈大夫好计策。我批准了。”

一阵风烟卷过齐晋两国的边境，三万甲兵护送陈乞到晋国。来到边境，晋国的边防人员来到陈乞的车前。陈乞从车里挑开窗帘问：“这就到了晋国了吗？”晋国人说：“没错，请陈大夫命令贵国的军队在境外等候，只有随从车马可以进入敝国。”陈乞把窗帘拉上。三十多辆护送陈乞的车马进入了晋国，齐国的军队在边境展开。

陈乞的人马行了三天，来到了晋国的国都。只见城外旗帜飘扬，城头上贴着一幅标语：“热烈欢迎齐国贵宾访问我国。”赵鞅骑着马在城外亲自迎接。陈乞看见赵鞅，从车里探出头来，兴奋的说：“赵将军！”赵鞅也亲热的过来行了个礼：“陈将军。”两人亲热的挽着手一起朝城里走去。

赵鞅的两个儿子在旁边抬着头好奇的看着这古怪的老头。赵无恤终于忍不住问：“爸爸，齐国的人都这么胖吗？”

赵鞅不高兴的说：“胡说。陈伯父这是富泰，你不要不懂礼貌。”

陈乞问：“这是赵将军的公子？”

赵鞅说：“什么公子，不成器的两个逆子。这个叫无恤，年长的那个叫

伯鲁。”

陈乞把无恤抱起来说：“我看这小子很有点聪明劲，将来富贵不可限量。”陈乞正说着，忽然看见了无恤胸前挂着一个棕色的琥珀，心里一动，想：我怎么好象在那里见过这东西？

二十五

却说陈乞看见赵无恤胸前的一枚琥珀面熟，又不便细问，随赵鞅来到钓鱼台国宾馆。安顿停当，陈乞对赵鞅说：“今天你我相见，可以算是双雄会了，赵兄索性不要走，和我共进晚餐如何？”

赵鞅说：“和陈兄相见，我也是高兴的很。不过家里晚餐已经备好了，不敢不回去。

如果陈兄有兴致光临寒舍……”

陈乞哈哈笑道：“好，好，看来赵兄还是个模范丈夫。兄弟有机会到贵府，怎肯错过？我们这就动身。”

赵鞅说：“什么模范丈夫？陈兄不知道，我们晋国的风俗和贵国有所不同，虐待妇女是要受罚的。你想女人你如果不能打，那拿她们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们这里还算好，你如果到秦国去看看，那更要摇头了。”

陈乞说：“秦国是西方的蛮夷，提他们做什么？”

赵鞅说：“近墨者黑，咱们晋国的风气都是让秦国给影响的。”

一伙人来到赵府，赵夫人迎头撞见陈乞，大惊小怪的说：“哎呀，这不是陈大夫吗？贵客贵客，到我们晋国来那是国宾，居然肯光临我们这窄门小户的。”回头又对赵鞅说：“你也不早点告诉我一声我也好准备宴席，如今只有粗茶淡饭，你这不是让我丢脸么？”

赵鞅说：“陈大夫也不是外人，今天来是私访，不是官方的，你不用大惊小怪。只管用日常茶饭就好。”

方了客厅，陈乞就座，无恤在一旁不肯走开。陈乞就张开手说：“到叔叔这里来坐。”无恤到陈乞怀里，陈乞仔细看看无恤胸前的琥珀，还是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，就问：“无恤，你胸前的这枚琥珀真是漂亮，不知你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无恤说：“范家的大夫范吉射作乱被我父亲捉在地牢里，我前些日子到地牢里他送我这枚琥珀，说是他们家的传家宝。”

赵鞅脸色大变，对无恤说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？还不快快到你母亲那里去？”无恤委屈的退出。

陈乞恍然大悟，想起从前范吉射的父亲范鞅出使齐国的时候曾经佩带，被齐侯问起，还炫耀了一番。陈乞想：果然范吉射没有死，可笑这败家子败尽了范家还不说，居然把他们家的传家宝平白送人，说不定还是为了换一张饼吃。范吉射生的光彩照人，却如此无能。他父亲一世英勇，从来没有落在人下，如果地下有知，岂不要气死？可见生儿子不可不小心，生下逆子，不如无子。

二十六

陈乞得知范吉射不死，再看赵鞅的脸色，一脸的尴尬。陈乞干咳了两声，说：“这范吉射作乱，是死有余辜。我家虽然和他范家有些旧交，也是只能同情。此时此刻，赵兄的心里也一定不好受吧？”

赵鞅低头不语。陈乞长叹一声，走到窗前，朝外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家父曾经给我讲过晋国的赵盾和范会的故事。这两人，虽然政见有些分歧，可对国家的忠心，却都是一样。赵盾执政，范会赌气到秦国政治避难，赵盾知道他的才能，一定要用计把他接回晋国。唉，如果当初赵盾早知道后人要斗个你死我活，何必当初还要找这麻烦呢？”

赵鞅沉吟半晌，说：“陈兄有所不知，范吉射他欺辱我太甚。”

陈乞回头对赵鞅说：“赵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没有说赵兄镇压反革命叛乱不对。”

我是说，如今范吉射已经身废名裂，难道赵兄非要置他于死地吗？”

赵鞅说：“晋国的法律，作乱的都是死罪。并非赵鞅要处死他。”

陈乞说：“如今范吉射在赵家，如果老兄能给他一条生路，就没有人能杀他。如果赵兄能让我把范吉射带回齐国，我保证他到死都回不了晋国。这样赵兄在先人眼中也算是留了仁义的名声，如何？”

暖暖的天气，晋都一片喜庆的气氛。公宫方向一声锣响，三驾马车开道，然后是一辆皂黑的辇车，中间是一辆彩车，后面是三辆马车断后。从彩车的窗帘中伸出一支精致洁白的小手，往马路边扔出大把的钱币。路边的人无一例外的趴在地上抢钱。

马车开到赵府。赵家老小早在门外迎候。辇车上钻出一位太监高声叫道：“赵鞅接驾！”

赵鞅一身礼服，虚身跪下：“臣在。”

晋国国君从辇车上下来扶起赵鞅，亲热的说：“赵爱卿平身。”随后对太监说：“接公主。”

太监朝身后的彩车喊道：“接公主！”

公主一身累赘的红打扮，脸上带着疲倦的神色。晋君对赵鞅说：“爱卿，如今我把亲妹妹交付与你，你可要善待她，不可让她受委屈。”

赵鞅恭敬的说：“臣受命。”

太监高声说：“礼成！新人入府，与来宾同庆！”

这时有门官通报：“韩将军不信的车马在稻香楼外等候。”

赵鞅说：“让他进来。”

于是赵鞅和晋君一起入府。陈乞和其它各国的来宾早在等候，见晋侯入府，都一起施礼。晋侯哈哈大笑：“诸位免礼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诸位不用拘泥，一定要尽兴。”

不然显得我们晋国小气。”

众人都随晋侯来到正堂。晋侯取了正座坐了，赵鞅在左面和公主坐下，外国使节按国家大小依次在右面坐下。这时韩不信入府，向晋侯施礼完毕。赵鞅将赵素宁接出，也是一样对韩不信嘱咐一番。于是韩不信和赵素宁也在赵鞅下手坐下。

乐声渐起。

文玉公主对赵鞅说：“我在宫中和女官们排演了一出舞蹈，现在让她们演给大家助兴，怎么样？”

赵鞅说：“好啊。”

公主甩了一个响指。于是彩车中钻出一排宫女，一律的粉红色衣裙，来到堂前的空地上一字排好。公主说了一声：“动手！”说话之间，宫女们从袖中“嗖”的抽出短剑。

赵鞅大吃一惊。

二十七

却说赵鞅被宫女们吓了一跳。晋君对公主说：“妹妹，怎么她们全都拿着短剑？”

公主不慌不忙的说：“我排演的这出戏叫作妲己舞剑，说的是殷末妲己和纣王的故事。”

晋君说：“胡闹，婚礼上演这样的闹剧，象什么样子？还不快快撤了。”

赵鞅说：“主公，公主是小孩子脾气。今天既然是她的婚礼，不妨由着她的性子。”

晋侯哼了一声。只见堂下的宫女们剑越舞越快，有几个宫女舞上堂来，顺势在客人的座前徘徊，秋波频送，当时就有几个年纪较大的客人喘不过气来，背了过去。

晋侯战起来生气的说：“停，赶紧停！”

赵鞅对晋侯说：“主公小心！”把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扔，对公主说：“公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看这宫女们舞的剑术，分明是范家剑，”顺手一指宫女中个子出奇的高的一位说，“那位分明是范家的保镖，怎么乔装成宫女？难道要来行刺吗？”

公主脸色一变，大喊一声：“动手！”从腰中抽出一把匕首，横在赵鞅的脖子上说：“没错，我是要行刺！谁让你把范吉射软禁在家中。范吉射本是我的所爱，你却要生生拆散我们！”

宫女们听见命令，就近用短剑胁迫住一位客人，眨眼间所有堂上的客人都被抓住。

韩不信刚想动作，也被赵素宁拦住。韩不信痛苦的说：

“素宁，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也这样伤害我。”

晋侯痛心的说：“反了，真是反了。没有想到我们晋国的声誉被你这个黄毛丫头这样的败坏。”

公主得意的说：“哼，这叫作女权运动。妇女参与政治的时代到了。”就对扮成宫女的范虎说：“虎兄，你去地牢里把范吉射救出来。”

赵鞅说：“公主你不要胡闹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这样子就是救出了范吉射，又怎么能够出京城？现在好好承认错误，我和主公并不追究你的过错，怎么样？”

公主说：“你不要做梦。我如果出不了京城，你们全都活不成。我把各国使节全杀了，晋国非闹外交危机不可，到时候你们哭都来不及。”

晋侯说：“妹妹千万不要胡来。我让你和范吉射出京城就是。”

这时范虎过来对公主说：“范吉射并不在地牢里。”

公主脸色一变，对赵鞅说：“范吉射到底在哪里？”

赵鞅低头不语。

这时陈乞干咳了两声，对公主说：“公主，要救范吉射何必这样大动干戈？其实我和赵将军早已商量好了。范吉射罪不至死，我们把他引渡到齐国，名义上是流放，实际上是让他到齐国去享福。”

韩不信看着赵鞅说：“赵将军，范吉射是晋国的罪人，怎么能流放到齐国去？”

陈乞说：“怎么？韩将军有意见？”

韩不信只觉得脖子上的刀紧了一下，于是不再说话。

公主问陈乞：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陈乞说：“这有什么假？范吉射就在我的车上，本来准备今天婚礼结束后就走。”就对手下摆摆手说：“你们还不快去把范吉射领过来？”

范吉射一身素服，眼窝深陷，凌乱的胡子。公主和素宁看见吉射，都落下泪来。

范吉射低头说：“罪臣范吉射叩见主公。”

公主说：“没有范吉射，我也不想活。陈大人不如把我也带去齐国。我情愿和吉射一起流放。”

素宁也说：“我也要 and 吉射一起去。”

陈乞说：“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只要范吉射同意。”

公主对范吉射说：“吉射，我和素宁两人，你作取舍罢。反正你如果不肯要我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

素宁说：“吉射，没有想到你这么花心，从前你的信誓旦旦的，全不可靠。”

范吉射低头不语。陈乞哈哈大笑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如果两位女士都想去齐国，我的车马有的是空位，有什么好争的。”

公主说：“那好，我要坐前排。和吉射在一起。”

陈乞说：“范吉射是罪犯，按例坐隔离舱。”

素宁说：“那我也坐隔离舱，和吉射在一起。”

赵鞅心里恼怒，想这热闹的婚礼，竟成了为范吉射一个人准备的。

二十八

护送陈乞的马车从晋国的国都向齐国的边境跑去。到了边境，晋国的边防人员来到陈乞的车前，对陈乞说：“我们要检查大人的车仗。”

陈乞说：“快一点，我急着回国。”

检查人员来到后面，查到范吉射的车上，看见范吉射和公主文玉及素宁三人在车上，于是回来问陈乞：“请问大人后面的车上可是范吉射？”

陈乞说：“正是。得了你们国君的批准，把他流放到齐国。”

“和范吉射在一起的两位女子是谁？”

“一位是你们主公的妹妹文玉公主，另一位是赵鞅大人的妹妹素宁。她们两人跟随范吉射也是得了你们国君的批准的。”

检查人员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接到赵鞅大人的命令。这两个女人不能离境。”

.....

齐国的海边有一座简陋的木屋，屋子里住着两位老人。其中一位据说是从前晋国的贵族，操着本地人听不懂的方言。这天，从背海的城镇传来了内陆的消息。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：“主公，晋国完了。听说韩赵魏三家灭了知氏，晋国的公室已经没有权利了。”

那另一位老人低头不语，从抽屉里抽出几片枯黄的竹筒，仔细的看了看，问道：“那素宁她怎样？她还写诗吗？”

“主公，自从我们来到齐国，素宁就没有再写过诗，你为什么还问呢？”

那老人叹口气说：“我们来到这里多少年了，我只盼望着她能写诗，让我看到。这样我就觉得好象还是和她在一起。看来，这一切都只是梦了。”

说完把竹筒抛在地上，朝门外走去。

“主公，”

老人在门口停住了。

“主公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就在我们离开晋国不久，文玉公主她自杀了。”

老人没有回头，朝海边走去。海边有一只小舟，老人上了船。在海风的吹送下，老人和船渐渐的消失在天与海的尽头……

被老人扔下的竹筒，埋在沙地里。千年后被人们发现时，上面镌刻着这样的诗句：

世间有异贾，专售荒唐梦；以慰失意人，闻者购如风。莫问梦醒时，图乐在梦中；人生是何物？百年一场梦。

（全文完）

